



熊耳先生文集

正編

自十三至十四

~ 16
3391
7



3391
7
教育研究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三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男 衡 孟 玉 輯

姬路 滕 桓 子 帛

門人 東都 盛 芳 子 蘭 同 校

館林 石 蠡 子 彭

雜文

對封建策

柳宗元蘊軾論封建其言之不足依而郡縣之制亦
視之封建未足以為得也者臣知之則不特以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卷之十三

對封建策

國家今日者而知之也何則凡聖人為治天下以垂
 後世無有一慮不至者所以為聖人也苟有其害也
 為爭亂之端者乎何不廢縱有勢不可者而不即廢
 而立以為法以毒天下後世乎且身為天子弟為匹
 夫不可謂愛弟則有功德而不胙之以第土亦不可
 謂貴賢也則亦聖人之意豈獨勢而已而二制者夷
 諸往世理亂則齊有之而至其為治之隆與享國長
 久未嘗有及三代者則優劣亦判然可見也曾謂封
 建不如郡縣乎是臣所以知其不然者也何特以
 國家今日者而知之也二子其使方寸之木高於岑

樓耳何足以為公論哉

國家今日因封建致晏清百餘年一日者雖不悉合
 聖人之制庶幾為治享國之策固所為得也然而臣
 又謂天下之勢在綱紀如何而不必在二制之得失
 也苟有綱紀乎封建非今而可措諸今以為治享國
 郡縣非古而可措諸古以為治享國若乃無綱紀者
 百封建百郡縣何以能一日安天下也嚮令周之時
 終世諸侯之封不過百里大夫之祿不過十君安得
 卒合為一漢之時終世內臣不獲專權於內外臣不
 獲擅威於外亦安得卒分為三繇是言之周之瓦解

皇朝通志 卷之十三 論封建

非封建之失漢之士崩非郡縣之失唯是綱紀不持也故曰天下之勢在綱紀如何而不必在二制之得失也然則

國家因封建之固為得也亦唯綱紀不失而為治享國可論

對禮樂策

以臣觀於禮樂不論其繁簡凡為天下國家者雖欲無用之而能舍諸何則禮所以序上下而樂所以和衆上下無序則亂衆不和則乖禮樂之壞亂乖之端也然禮樂治定功成而後興者也若治未定功未成

亟欲為禮樂以化天下何以異於朽索之馭六馬乎是元魏之所以日譚而無其驗也若夫金氏畧守夷狄之習欲拒先王之教以治天下則與漢文泥黃老之學以危為安其揆一者也為大息者奚翅一賈生而已其人則以堯舜稱治不如堯舜何以取之哉如國朝勿論其能慕中朝之風用夏之時因周之封服漢之服居唐之屋而又有二部鼓吹用諸廟堂即弘安禮節雖鎖屑以施諸交際又有國謠鼓舞雖麤厲以行諸宴饗者是雖不可及聖王之隆盛而不足充一國之禮樂乎禮樂世不相襲久矣是非徒為

異世殊俗移風習不同度時而制者也況我邦人節
 儉天性不好夸毗則所以化之者亦是而足矣何必
 復三代之禮列六代之樂而後移風易俗乎孔子曰
 禮與其奢也寧儉是雖偶然而可謂能合聖人之言
 者也

詩會約

月一日以望出席以自巳如午之間速勿上辰遲勿
 下申是為限聚比過半乃議建題席題絕必以其日
 作出之宿題律以會間作出之然才有至不至力不
 同科即席律宿絕唯其所欲非所必也若或席上不

成者許與宿題以會間作出之先建題必讀古人之
 作絕可十首律可五首諷詠翫味一過是不特為講
 習以令各從容先自入詩竟界放散之氣頓化結構
 之思漸熟且取趣得興亦自在其中矣方其澄心凝
 思意匠慘淡於經營之中也苟非反視聽屏氣息靜
 然冥坐維精維一以從事於斯何以得之則切忌高
 談劇論強聒左右是非特妨人亦自攘亂何得益之
 有儻或有以不用意得之者人必有青蓮之才然後
 當許之豈所望常人哉是尤懇焉進有先後成有遲
 速後進倘有不穩宜不自耻就先進正焉而先進亦

宜不自惜為之處置得所輔仁之道於斯乎在速非
 獲遲非精唯其所至然欲速不達譬諸攻玉以漸則
 不毀則亦唯在鍊熟之耳且即有速成者宜顧望以
 出之恐因爭心損精一之思也三人以上為會則未
 嘗限其數然甚寡之於彙征而過多則近乎糅雜則
 寡不下四三人多不上十許人為中適也但篤志於
 此技而願入聯者不必拒焉聯中宜察其人謹厚終
 始如一否然後許之蓋一心一德多何嫌焉唯在恐
 其人有徒為試席而來今日入明日不知其出者耳
 君子何所不由恭况以文會友乎然而一張一弛文

武有焉坐久血勞默久氣鬱血氣勞鬱則妨於運思
 則燕居便坐私語竊吟亦所不深戒唯其要在勿辭
 氣鄙倍容貌暴慢以至使傍人反愧耳若夫聲律可
 嚴韻礎可正體格可辨風調可高篇法可完章法可
 整終始可貫前後可照而無廢語拙句不可使一句
 無所本一字無來歷則詩家常訓此不再贅然猶尚
 要人人相戒守以勿違焉云爾凡會業必有食飲食
 食出若行廚唯其所便飲輪次齎之視席為量多不
 至困寡不至渴浹洽而已肴一方一圓唯其所有不
 必另外營以其唯為助氣力而非燕饗之會也若有

事故而不出不必報以或有之使人也館有事故辭亦如之以不可遍報也若有故離聯須遍告眾以退勿無辭以出禮固當然者也

答扶搖嗣君問

恭承下問以鄭康成注禮記服問據穀梁氏之說駁左公羊二氏立妾母為夫人之義者孰是非承裕謹案丘明母以子貴一言假令非正後世率由久之則於今不可遽廢者勿論已抑禮多變革乃大之三代損益之可知小之晉墨魯髮之所由以義起臨時制不必古不棄今則前所無而後有之亦奚疑焉而

禮記之書又雜錄古禮者過其半矣則焉知服問所記服闋於總非夏殷質素之遺制而傳者存之者而春秋所書以夫人葬非周家尚文之所益而仲尼從之者哉穀梁氏大率多僻說後世所以多從左氏及公羊氏者無乃為之乎若穀梁氏云以子爵母以妾為妻非禮則周公追謚羣公以王禮祭之亦為非禮乎孟軻子謂舜身為天子弟象為匹夫不可謂愛况今子身為君母為婢妾可謂孝乎春秋盟辭曰勿以妾為妻者以國君躬自所為而言之耳而穀梁氏以此命諸從子尊母者則不亦誣乎然則康成駁二子

之義者果非是歟顧康成當注禮記見服問之文其
 義適有合穀梁氏之說者也蓋因同排異以伸主義
 耳亦豈必以二氏之義為非是而却之者也今若就
 二氏之義折衷焉以處之者公羊氏曰上堂稱妾屈
 於嫡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乃據此義嫡母在則
 妾母不得稱夫人嫡母亡而後妾母乃得稱夫人者
 是蓋春秋正義而百世不可改者歟因下問聊獻芻
 蕘伏祈采擇不次

書牘

上飭田侯

外臣裕再拜替首白臣裕寓大邸廡下也竊聞廩人
 將有繼粟臺下信道之篤固知非曰使餓死於我境
 上我不忍而然者也雖然臣不佞固非其人何以當
 之是實以舍館未定故暫藉庇以除風雨已而不唯
 除風雨有噲其正以使臣得以文會友尋將燬之舊
 盟於斯是為多他又何求之有臣聞君子不罄人之
 歡所以全交也臺下惠人之心雖切乎其不難於受
 者耶且也寡君所給以養臣雖微足以終身不至溝
 壑又何有傳食諸侯為大邦之累乎為人臣有境
 外之文非禮不仕食人之食非義於是乎有寓侯無

託士古之道也。臣雖既致仕於是不有可嫌者哉。臺下之厚如側無人不能安。臣者然則豈非欲臣久在斯者耶。而如此恐非所以安臣者。縱使臣欲久在斯而可得乎。仲尼曰老者安之。人情不能安其所不安。况老者乎。臣既七十何以能之乎。若乃實欲臣久在斯乎其唯於勿正勿忘之間而得者也不然。而日夜望望然若宋人之握苗然則今日雖在斯明日將不知其所之矣。伏願臺下有察於此假之以寬宥之政。以有使臣得免於無厭之誚也。是豈以縻大倉陳腐之餘為慮者亦唯於臣分當然耳。人君有賜卻之

君子以為不恭且以傷臺下之仁德。臣犯此二者至此誠知不免於刑辟耳。聊布下情以瀆高明。唯海容是祈。恐懇恐懇謹白。

奉報餘田侯

忽有采雲之貺如自天而下光彩燦爛。臨晚茅茨則外臣裕能不齋戒沐浴以發之乎。雖臺下下士之德純而不已而逮鄙賤庸劣如臣裕者如是苟非信道之篤何以至此。視諸古之賢君如費惠晉平於子思亥唐者猶有尚焉。伏詳綏履膺天寵無晝夜與藤生輩旁午載策講習先王之道而無已時盛哉。乃知為

政以德先，鰥寡哀，獨凡民之疾苦無不問也。民喜庶幾，無疾病且隣國來取法也。幸甚幸甚。是臣裕之所以為抃躍不已也。奉別以來，時謁旭野侯，語及臺下獵書之狀，曰：如是不待三日之後而刮目耳。獨進疾者退亦速，是學者之通患也。所願寧姑徐徐勿中道而廢，不可謂非苦言也。唯是源不深流不遠，深之道勿使說樂之心寒，則不能已者自然混混爾。臣裕為臺下不敢隱者，爾藤生醴酒之設，是其人賢則賢矣。然自非臺下賢之何以自見，蓋亦薦者之榮施也。而賞之，又琅玕之賜，以彰其勲，而臣裕無似何以

當之無乃顛越，是恐乎獨之子性頗強直，臣裕自得之惡聲不入耳者，殆二十年禦侮之力。到今賴之則所謂勿欺而犯者，不待教而克之，即薦諸臺下於斯則無恤，唯恐適因是有忤左右之意也。伏願臺下寬弘使人無求備乎棄也。覲駕孔通，謹此奉遲，恐懼不

報亞槐小倉公

友今在天朝言文學，必言相公。天下無不知焉。承裕在東閩之亦且二十年矣，何其盛也。獨怪京師文學淵藪，世

不_レ乏其人而自有_レ若古學父子繼踵而起四海歸風者莫_レ不靡然而況_レ生其地親炙其人者其於挹取固_レ有餘豈可待他未哉而相公猶又有意吾黨而不置也_レ有年于斯矣其豈以其於論世尚風猶有足取者乎乃知相公之不倚一隅以期成大壯哉不亦吾黨之榮施乎獨其人猶在乎物子既逝服子尋歿則今也可知已雖有遺風豈能競乎奉檄不遠千里有徵於此承裕一小邑國微臣不足比數固矣即彫蟲自弄未嘗求_レ又達亦不足列於作者之林乃何以謬升聞于

天朝公卿間以得致有此不虞之需哉唯是拙工代作無有_レ一_レ無瑕以可稱至意者即有之亦皆所不能自信者而不足留焉任人取去亦不甚惜索諸篋笥何如哉是雖固懦不能立志之所致而又有才有所不至而自棄至此耳乃其所以無奈違賜命以闕出事之務何也多罪多罪所賴君子明恕臨下以寬不以所無強求諸人小人所腓是已至梓行之役特塗說耳承裕雖小人豈至_レ以其所不能自信者誣人乎即誣亦寧有無目之人哉非啻無益而徒以取笑承裕雖小人所不敢也謹此布下悃以謝違犯恐懼恐懼

伏祈鑒照

再報亞槐小倉公

日以狂語所私於葉生者何知漏洩遂入聽至再蒙諭是宜以不遜罪甚處於嚴刑而宥之以溫柔之言以使裕也得安反側下情而至其有自引不已則殆使裕也身無處所耳罪已而不責人雖虞夏之所勅焉以興裕也何人實東鄙一幽介已而得諸

天朝公卿貴人者如此其謂之何乃知閣下為斯文故縛紲使卑賤如裕也者得伸於其所為知已也其豈不曰顧道所在何如耳矣又問其人且假令待我

有以橫逆我於小人亦何難焉於是乎乃亦知吾道之貴哉雖然道不空行必待其人天將不喪斯文歟方今有閣下者干城之也自

朝廷始則豈翅吾黨操觚之士之榮施而已蓋一世文明之化亦將大行者也幸甚幸甚嚮方命所當蒙明恕者既具於前疏此謹重布列感悔叩頭以謝不敏海涵不具

奉報小泉侯

問及經濟之術臣裕以為臺下失諸其人矣夫經濟天下之大業也苟非其人不可世有升降而異古今

時有治亂而異形勢即通古而不知今不可以任之
 即通今而不知古不可以任之即兼通古今而不詳
 時勢不可以任之即兼通古今詳時勢而非如之以
 有才力超倫識量過人不可以任之即兼通古今詳
 時勢加之以有才力超倫識量過人而非有恤民之
 心而據之以先王之道不可以任之必兼通古今詳
 時勢加之以有才力超倫識量過人有恤民之心而
 據之以先王之道而後可以任之也不然杆格不入
 淆亂不治適足以傷國體已何以能之乎如臣無論
 才力識量不及人即讀書徒從我所好而無統且涉

獵亦不博則何以有兼通古今詳時勢知先王之道
 乎且固非成器么麼自畫凡於治國之道未嘗一有
 焉於中則其所以及問遽下徒茫然而不知所對也
 唯是至意之無已若默而不言恐非為以不言結之
 者必以為隱且言及而止於禮謂何無已者若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聖門之經
 濟而君民一體之說所職由也臣愚謂凡保國家之
 要舍是誰適而臣觀今之言經濟者動輒以富國為
 主則異於臣所聞乎即曰國富而民可拯而於小人
 養君子之義有反焉且於仲尼之言亦有富民而未

有富國可以觀已苟以富國為主則宜無如管仲商
鞅之術當管仲時國不富兵不強無以攘諸侯攘夷
狄以尊周室則猶有以哉仲尼以為功不其然乎然
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則管仲之術凡學仲
尼者宜所不言况下於管仲者乎至高鞅相虎狼無
厭之秦嚴刑密法塗炭生民蠶食諸侯遂以并天下
唯欲之從不知廉耻之道則亦與管仲異則將何論
焉且苟以富國為主非盡地力則竭澤而漁若以隣
國為壑之類非以此無復他術矣豈仁人之政乎然
而後世人主接前世之弊驕奢淫靡是務盡民力從

邊事築苑囿廣後宮唯其所欲無所不至公私用費
取盈不足則官山海而重征占鹽鐵而與民爭利而
猶不足則稱貸不償豪為蹶亦不顧於是乎初倍見
上如仇讐託凶災連負見其不足不肯出所藏以救
之則姦亦甚矣當此時欲遽從先王之道以施仁政
而勢不可倉廩空虛國非其國自給之不暇寧能減
租以從民之欲乎即世有稱其人各師其成心立議
為法以救一時之急而多不待久而事遂敗或其人
至有以其事得罪而不能終者則經濟之於世亦難
矣哉顧其人豈無有兼通古今詳時勢才力超倫識

量過人者蓋唯國家之利是視無恤民之心徒用私智而不據先王之道也故曰即兼通古今詳時勢加之以有才力超倫識量過人而非有恤民之心而據之以先王之道不可以任之必兼通古今詳時勢加之以有才力超倫識量過人有恤民之心而據先王之道而後可以任之不然杆格不入淆亂不治適足以傷國體已天生物之以篤何世而無有兼通古今詳時勢才力超倫識量過人有恤民之心而據之以先王之道而不難於此者出苟得之以任必有術而國家倚焉亦何無善政之憂哉獨政亦多術矣

臣固非其人則不可知其術何如已然要之大抵亦唯不出於上務行節儉而薄責下上下下與足而君民一體者之旨耳若不然而徒以富國為主而不顧民之困窮非臣之所聞其焉知之臣自得遊於都鄙之門聞國中蒸焉唯執極之貢未嘗一有歎息愁恨之民而官役軍用公私之費無不優給則是臣之所親見也是其豈得非所謂上務行節儉而薄責下上下下與足而君民一體者而然者乎不然何有不傷一民不煩一豪而用費無乏如此者乎顧臺下豈能得其人而任之爾乎不然亦何以得致治之至於斯也

臣愚意謂為政如此雖先王之經濟莫以尚焉又何
 難之有哉臣汚不至阿其所好願臺下取信於此勿
 使以輕薄新奇之說干之者傷國體乎臣蒙臺下恩
 遇數年于茲而未嘗獻一言以求媚於左右亦唯為
 是故耳乃無德可以助也臺下幸自愛古人云衣食
 足知禮節過此已往擬禮樂以易風移俗興學政以
 教之以孝弟忠信之義以隆盛邦家亦將於斯乎在
 刮目以俟耳此辱下問以嘗愚見聊陳鄙衷敢犯高
 明豈敢曰對以彰不隱者爾耳矣臨報不堪恐懇
 營之至

奉呈扶搖公子

往者以敬業所託佐伯秋生先既啓其人敏而好學
 勿論經術即文章既已具體苟使無中廢異日國器
 在不疑矣而瓜時已薄代將在旦夕則吾黨士恨之
 也相謂曰生太吾輩誰與相切靡以得卒肄業且佐
 伯太都數千里雖嚴然一藩國實海西邊邑土地僻
 遠恐之於師友之助而載籍之求亦不博學則雖勤
 乎無乃日就孤陋豈不亦惜乎有之哉其亦豈不殆
 於中廢乎然有期焉莫奈之何已裕也聞閣下知生
 之賢也諷藩使之侍侯讀於邸蓋謂侯猶幼冲未嘗

不左右之力是賴而在得其人已可謂致厚於侯者
 至矣而今如此藩之多士豈謂無人然孟子與氏曰
 在於王所者皆薛居州王誰與為不善寡不勝多蓋
 久矣生豈不足一薛居州於侯所者侯實幼冲智識
 未自發左右蹇蹇庶幾平無疾病耳圖未及於此乃
 若閣下從容再諷以生不可使離左右在遠之意者
 侯無失輔之憂生無離群之悲則閣下悉厚於侯終
 惠於生也而吾黨士亦將受其賜矣然期已薄矣代
 在旦夕裕也擔乾飯負鹽豉隨吾黨士往送之耳何
 必遽犯藩有司法以尼之為則言之者亦唯為之後

圖耳蓋有遲於斯亦未晚也唯閣下為思諸裕為生
 為游說則固然耳而為侯幼而有教漆室之憂則裕
 實外臣豈不得已獨以裕於閣下為門下士之日久
 也假令有患於其所由出豈得曰無所關然恕我伏
 祈昭諒

呈伊藤東涯先生

不佞承裕一介輒生嚮得進見也其奈門人惑何夫
 無因而至前雖夜光亦不見德况砥砢羊乃宜按劍
 而猶曰唯何甚則大賢於人無所不容也過屠門大
 嚼奚必得肉而後愉快門下博文約禮得天下之英

才而教育之也。關西之稱無讓楊伯起矣。則承裕所以得一奉顏色以自以登龍踊躍不已也。然而承裕所以為榮豈惟此而已哉。方今東方文學之盛也。家唱人祀以為不下西漢矣。雖時運乃然哉。亦曷嘗有不繇人而興者乎。蓋自古學先生為矯世之萬矢。弊風一變皆知不主皮之為古之道也。夫則無先生斯焉。取斯至門下箕而賜業益崇其宮。標乎中國。猶之鄒嶧之射也。何以異乎。過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者。與是亦所以為榮云。爾過此以往。其揖讓而升。下而飲於君子之列者。豈後進所敢欲焉。則幸不惜門

牆盈尺之地而得時以鞠躬入觀禮其內者。猶是承裕之有所請於門下也。古曰得隴而望蜀類矣哉。鄙什聊效蘋蘩之羞。豈足陳大人之前耶。

報南郭服先生

操觚之役。雲夢公之托而先生之命也。即所不能而裕游大人成名亦於斯。其不試自強以從事以有請乎。而裕雖至愚自視瞭然。豈能以作者之事與高明君子之謀者。且公以文章侷命與諸名公先生聯翩乎數運之會。兄弟之義於今四方猶尚以肩乃何有少於其人。而及私淑後進如不佞裕者耶。其亦豈得

非見裕之得從先生游而先生之言時有以如有所
 試者也即以爲無害而未及察焉者然亦何不思教
 亦多術即言以如有所試者亦故勸其不至使以不
 見棄於所事不自棄以有俟來者而非實與者也裕
 之無所能固也即使有所能而以後進從旁奪諸名
 公先生之權亦能不惴惴焉犯上之罪是懼君子以
 怨小人所恃豈敢謂善爲我辭焉者唯幸先生爲計
 使裕有所免焉是祈云匪昭

與南郭服先生

本道人自從先生游于相山來談其大快狀使人飛
 揚不已而及聞先生輕舉窮高殆拔芙蓉踰東海而
 二三子不能者先生固健不翅有勝情而且安知其
 至此也壯游哉不佞裕之匏繫一方其不能與二三
 子同從先生於養浩之地以曠中心志固無論已即欲
 一走候其歸亦奈何國屬有大母之喪在臣子不
 得犯制而出尋寡君述職月哉生明發罔崎弦則當
 至都而水或曰沙川或曰馬河走人以迎諸泥中則
 亦鄉既不可渡矣一即之人洶洶不知主所在者數
 日今日一瞻望不及徒搔首而已明日一瞻望不及
 徒搔首而已臣主不見一年不爲不曠乃祭酒掃以

俟也唯恐從者不務行而一日愆期而如此寧能有
 它至則又覲禮未申之間人人自靜不敢踰竟問人
 則是雖不佞惰哉有尼之者亦如此所為有罪於長
 者也唯先生薄責之仁是恃每自夷然爾不腆之贈
 聊以表大慶節儀笑置幸甚

又其體亦奈何國風大母之使也其
 時候倒置鬱攸之毒頌復進唯弗克侵先生之枕席
 則道勝矣幸甚鄙文實源京國由寡大夫子錦徵之
 也裕也後進慣聞京國於護園耆碩中者固久之豈
 不辭讓而對者且即矜裕辱私淑之士不佞以勤社

中豈不獲已唯至有學焉者奚必曰能亦子錦之意
 爾此中以請或有為無害者而樸斲之使裕因庇得
 塞責子錦不至以國無人為解乎唯先生之大造是
 賴不然而刀斧無處下却之以無隱使之寧藏拙乎
 亦唯命待之耳

與鷄士寧

公之介以見裕於島公也將以繼倉仲邪誼則甚高
 矣獨仲氏吾黨士之所畏也而島公以其氣類善與
 之交則其人亦可知已豈裕輩所易與哉比其以伴
 讀之役一再蒙引接即既知其非助予者而以此時

猶未有見其甚異於人者也。蓋及讀其所著文辭，全
 奏實起於地室，裕寧能不為驚走乎？果矣其非所易
 與也。如裕以其同所嗜，假收諸臭味，使之得時陪列，
 雅會以與聞餘論者，非所敢望。而榮幸實多矣。而謬
 自枉屈為禮，大過至為之裝席俾裕入無地。在其人
 則執德之弘，以有不舍於芻蕘，不暇論賢否。而至此
 在受者不佞如裕，何以任之？唯其以自弛，以損毀其
 數，使裕無以不自安。貽肄於中心，以得永事之者是
 願。而是亦特非可以自訴者。則唯有公居間之雅為
 善權辭，以彌縫之耳。其能使彼此相適，以遂其交者

乎。不然，裕鹿也將挺走，不遑擇音已。裕之有島，公初
 亦唯公之高誼，敢布私情，以煩高明。幸恕以終惠焉。
 人日悟賞館集諸君渴公甚，因共議將改地，以特
 為公復集其於東南。平柳西北平，唯公所命侯之。

又

草彙序成，足下平生嚶嚶然曰：于鱗于鱗，而不屑元
 羨氏之所為者，不必多見在此。一篇既足以相掩矣。
 初當足下於此技引而味發，都下黠以輩題之曰：會
 稽雞不能啼，而不佞從傍索筆為足之曰：不可啼殺
 吳兒。及此篇出，果何如彼？豈得不請命也。不佞為足

遠千里委諸同心以取之賞而已蓋謂中郎之事已
 自以其詞不朽於今而吾欲以我言不朽諸後苟非
 選焉者何以得相稱以共期永世况置諸道左徃來
 所具瞻毋寧使人謂實不朽中郎而謂浚中郎以不
 朽乎則得罪亦於斯豈易哉唯太宰子之於交誼無
 所不用其極矣乃其視一二同袍之有所短於自視
 而外受其侮也豈同越人之肥瘠者必不然也則一
 有不可者必告以忠庶幾使因以有所免焉而無害
 於為稱者則亦有求於此已夫子夏氏之於聖門起
 予謂之何而猶有曾子之規不然殆且以無罪終矣

其能自以為有過耶子帥嘗與太宰子事夫子于牛
 門之外而今退老于三河之上其跡謂不有類於子
 夏氏者不可則豈有感於離群之言乎蓋未嘗一日
 忘太宰子於曾子也不然以子帥之不_レ以於交游何
 必太宰子志則可憫也不佞裕之於子帥嘗辱得_レ下_レ
 師友之間事之義安可使惡聲入耳則即無其言將
 以為請者也乃奈何得猶豫不速達故使如與故人
 藏拙者然而沮其有求焉之心以負久要之義哉此
 不置而致諸左右者爾然亦裕豈謂子帥而有不可
 者唯取其無不可於太宰子使其以其無不可有安

於懷乎亦足以及命矣其不為不有辭於居間者也
 若或有同一意矣而以為彼善於此者若執筆之失
 而累足及作者者在於其間而告以知之不以一成
 之故重為變因以它辭卻之以有答來意則太宰子
 之果不愆於外侮而厚於交誼也其貺寧獨子帥得
 有免而無害於是舉中郎因此益不朽而在裕亦有
 不唯以使有辭於居間為幸而已者哉詩曰它人有
 心吾忖度之太宰子其豈以謂裕為馮婦者乎謹此
 附上垂昭

與官醫橘君

方不佞裕以採薪之憂在牀蓐而其證未定也眾醫
 扼腕言其方者徒各以其所自見耳吾誰適從蓋公
 儼然臨之一論證定方立也裕乃決然任諸其所指
 以為無害卒以獲已則公之起死也不然裕有今日
 者未可知而殆將為異物者乎又問其所欲數饋之
 餼獲必甘脆以芼之使月餘不能食者由是獲漸就
 舖則裕之筋力於今得無妨於起居者亦公之肉骨
 也蓋公之於仁人雖術則然哉苟非性之者何以至
 此乎禮云事師左右就養無方其亦豈得非以裕
 一日長有陪會業之席進之以備在三之列而亦猶

行古之道耶然在公則固以世業之家方掌天官之職且以其學與術國手之望亦傾一朝則貴且盛矣而裕以一小藩臣僕則凡在朝君子之所不齒列且么麼無有一見者足以友之况於師乎何以當富能好禮貴能下士者所待則裕於公豈不感愧共深哉起後往拜會輿出不得面謝聊此陳布爾昭諒

報保居敬

足下得罪而遷邑也裕不為一握手以送則孰不以為非人也而裕謂此有益於足下者乎即裕因是有及亦何辭焉若無益於足下而徒使裕受私通輕上

之名者雖足下寧願之乎則豈如已之愈哉且夫裕雖謗劣猶以一日之長得與足下游矣則義固與以氣合相得者不同則又有其遇之也宜以公心之形而其示人也不宜以臆比之色者矣不然裕雖孤陋猶聞與人交之道寧忍見故舊逃遭如此敢自同道路哉亦唯謂姑思焉以異日有效於足下者亦不晚也奚又覲面交言從小信義以為婦女之態為則亦非翅薄羈畏人也而足下書陳舊交為別也辭氣之間唯見其有使人不能已者耳其豈不曰人無情於我我不可無情於人長者哉居敬足下其至曰前

途不期豈自以為一旦抱不測之罪既在居室之中
殆無復出之理者乎二五耦之下獄蓋一國士民之
所甘心而以足下置諸三叛人之列也曰身生於世
祿之家以父祖之任仕邦褒然位既在上矧其宜砥
礪行蹟以自重以表乎士林而不宜猥與小人比以
謀事又其得君之專宜導之以正道以有致焉而不
宜阿諛偷合以取容悅者况其好學慕道以君子之
風志尚素又非二五之類於理義不可謂無析焉是
為知而故犯則雖裕亦何以知其必果能異諸二五
而從末減否獨裕所保曾參之不殺人於足下者以

其嘗有屢為裕道已曰苟使一大夫之賢者有獲乎
上者奸寢可除此言也豈得非知一薛居州無奈之
何而姑自污得助戮力將以有納而有埃者乎是足
以明足下之無罪也然足下既已從仁於井中矣假
令裕以此戶至人諭徒見以為為足下游說者已何
乃得有一人曰一成猶可變而為之推言者乎則亦
無奈之何已夫然雖然居故足下何無聊也君命不
違人臣之則以此為負國不可以為訓况其志實在
存社稷而其咎別有所歸乎天臨在茲又何憂於不
復見白日乎居故足下何無聊也唯裕不自料為足

下思之獨有古人之書耳坐焉而上事聖人下友群
 賢問對應接於一堂上非翅且暮遇之者書也何不
 足於我之有且夫君子耻文彩不表見於後世自古
 生而榮盛死而無聞者不可勝記不亦悲乎則立言
 雖次亦足以期不朽矣裕聞天欲大任於是人則必
 先苦其身以增益其所不能蓋自詩書而下凡作述
 之與日月並存者無不出於隱約之人而足下才足
 以自達則亦焉知天意所在而不於此乎足下亦思
 之耳裕不自料而有救於足下者亦唯是已夫然後
 所謂隱忍受辱而不辭者不足為足下道况獨抑鬱

無與語者何與焉特舊好進愚衷得不為冒瀆幸甚
 有嫌而不得屢通問所以緩答耳幸又勿咎所祈自
 愛以俟河清昭亮不罄

與字子迪

子迪足下拱而上右耶如裕亦殆將學之則安知其
 有毀璧之傷而然也骨肉永乖固人情之所不免况
 在遠經年足下雖固當以理處之亦焉得不為一鐘
 情唯先王有制雖寡兄弟不可踰已裕頃遊河麋還
 患微腫不能出帛足下又何論於松江生歸省缺面
 別有是哉人或題之以巧言之士而將得罪於君子

也唯足下知裕之非為亂階者乎至以身證之高誼
不可不知也肄業久廢除且在近筮日周旋邑產一
籠是獻自所羨已豈謂以其所貴乎

又

融風之作去火道履咫尺而共獲免於災則不佞與
足下猶有天幸也豈得非造物閱吾黨隱約而至此
者乎亦足以為相慶矣四家雋刊行有日因見命以
序蓋在物夫子所選此其尤大者則其所以選若刊
固不可無一言矣而其親奉遺命者亦未及卒業而
逝則宜乎足下汲汲乎此而不置也而獨以此役及

不佞則恐非其人乎不佞文不足以累物夫子所脩
成編則固無論已即其於物夫子也亦以私淑父者
則雖不敏乎猶可謂云爾而已而以稱門下則雖嘗
一得見焉未親受其教矣乃何以當之哉無已雖落
落乎以通藝弟子嘗侍物夫子者足下及一二諸君
子猶有在焉而闡揚風猷則固其責耳不佞焉能以
眇乎末流從傍奪足下及諸君子之權而代之乎是
豈啻拙工傷手云爾而已且何以得免於僭竊之罪
也即足下則有私於不佞而曰苟使得托驥尾以致
遠其他非所恤其奈天下公議何唯足下思諸春來

因俗紛致廢會業時雖畏于火在昔猶有橫梁賦者
著袍讀書在我輩何不可月中為卜一日唯命灑掃
奉迎不宣

與道遙島公

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蓋謂一日不可不見也裕
不見我公三秋如一日則謂之何雖室是遠何其濶
焉之至此也日者每詣門下請見非辭以病必以不
在裕退謂是必有得罪於左右不然我公雖善病何
屢病如是雖或不在何屢不在至此叔夜之書必有
出者遲諸朝夕之間久之而歲節存問不緩賜儼然

以至如故則裕也惑焉豈有交絕者而存問如故如
此者乎蓋私度曰古之人君其臣有故而忝三年不
反而後收其田里蓋庶乎其又有反任可謂厚矣然
有制必限以三年者亦唯所謂遂之則無窮也方今
我公猶行古之道乎既而遲之三年而由是則過制
也於是裕益惑矣其或曰交際之道苟攝以儀何又
朝夕見之為則我公之不棄舊故非特行古之道也
若夫或以我公之識高於天下曰滔滔者皆是誰以
易之不足以為群而爾則雖果哉無可謂之耳古人
於一介之取予不苟者無功而受非義也即國君有

魚... 卷之四
以飢餓之故周之者而繼以為常則所謂無窮也豈
不難於為裕乎嚮者默受而不請者以却之為不恭
耳今既過制如此裕老而朝不謀夕寧敢望復見如
舊日乎唯願自今以往辭歲時之賜以就安也幸恕
以使裕免於饕餮無饜之誚則為惠也孰大焉是祈
敢犯高明以此布腹心伏乞垂昭

與松崎君脩

足下所為尊人之狀是雖尊人之盛德乎而非敬止
之實純而不已者乃何以有爽邦之行赫奕如斯哉
又是雖足下之俊才乎而非孝思之心深而且至者

亦何以有顯親之述炳鬱如斯哉乃今見人與文於
父子之間者如此其誰不稱願曰為人子有父若是
則可已矣為人父有子若是則可致矣何其盛也誌
銘之託唯狀記載固博而無一事之可逸手筆且高
又無一辭之可贊即服翁約之傳其二十之一亦唯
碣有方面而字不可多焉則事體乃然哉何又刪潤
以從事者則豈不難於為其後乎嘗試有擬進已不
能倣足下之博以盡尊人退又不能就服翁之約以
稱事體徒徘徊乎二大家之間以受成事已一有裁
自我者乎謂如是不足為己是裕之所以置其所成不

敢致焉及今得罪於足下也頃面於某許足下語不
 及之益使裕不勝負刺乃幡然為誦原田之章強又
 為此一役或足以彷彿尊人之梗概者乎唯體頗僻
 亦知其有不免於致議者矣然裕雖不敏豈至以人
 之親故為無於禮之禮以試巧者哉亦唯謂固無一
 事之可逸也苟微力所及循狀所載以酬志者而枝
 窮於此計畫無復則出於不獲已者已笑而置之非
 所敢望改竄却示是其所祈爾紹成君之誌足下以
 尊人之命命之乎以其成也不及尊人在是以留至
 今矣此附覽特恐於足下有宿諾之咎耳敢謂於尊

人比延陵之義哉昭諒

又

盛心哉君脩足下欲以文墨與韓客戲耶其以我君
 脩足下之才偏師當之雖衆乎何慮焉唯天不假易
 彼索八道之賦以來豈可謂無人而不設備者勉旃
 如使不佞裕從傍得與寓目豈不為一奇觀者乎裕
 家所由出之祖琳聖者乘曰百濟王餘瑛之子而
 推古帝時來歸我東鑑不載其事則史之闕文耳何
 疑焉獨不知高麗一統之後猶有稱百濟王之裔者
 耶否耶裕讀麗史不有一姓餘氏者則豈國亡之時

其族亦隨與社稷俱滅絕若效伯夷魯連所為逃於山谷若海島中而無有存者歟抑雖有存者衰宗薄祚無有能自奮焉以著於世者歟將下而為家亦猶三桓之於姬四戴之於子而子孫世以族而不以姓者歟裕聞今漢陽諸州悉三國時百濟所割據之地則想其中必有城池若宮墻之址稱王之遺蹟者今在何州而成何狀耶裕欲得一博物君子如子產者於彼使人中而質之而藩以重國賓故凡不許出於國門外繼觀鹵簿之入都乃猶何因得與之相接於一堂上以陳其所欲言哉足下

諸所把臂必有其人如幸為裕而有及於此乎豈足妨足下之唱酬者唯世復事遠雖彼中人猶恐有所不審者然裕已悲赫赫宗國而其鬼不血食又自傷身在異域而不知其子孫遺蹟存否未嘗不念在於此也足下其思諸

又

讓洲集入棗計當發行指日矣豈不亦一大盛舉哉後序之役嚮已以遺言見屬即欲辭以不敏而死者不可復作則豈獲已乎乃當不顧謗劣竭才竅力以從事於斯不以拙為解者也獨讀藤子祥所為誌則

曰先生及疾病悉火其稿而其所傳僅輯散在門人私錄者果其言之是則此舉也非護洲之意諸君之傷湮滅也未審所謂遺言者何以得有之耶聞之諸君奔病護洲皆在屬纊後一不得與扶易箆則是又非諸君之所親受安知非左右之為也即有以為出乎異日之談者而裕於護洲雖不能朝夕見猶以時寒溫間得被面接矣亦何一言不有及此而藉人見屬如是其迂也足下其欲使裕無惑於此耶將以何見教焉裕也實不敏非所質而任其事所不敢也夫氏題跋之作亦猶有言及所以為作故者自是一篇

開款於文未嘗為害者也况裕無似於此集固又一言不得有足為重者而無已唯以所謂遺言之無所告辭耳其能得不藉以為口實乎即世可欺奈地下何苟可以獲已寧乃已耳與其受誣行詐為不誠於逝者之不可也且使此集百世無疑乎足下先聲固已以人與文為三都皇甫也多矣又何重以裕為無乃適以累成編乎唯足下幸自明恕且善以謝諸君與根君義

碣面之託務此應命依狀稿呈不佞以一日長與此役鄙拙非所恤然府君善行如是其多而不能存十

一於千百則固力不足也豈唯以其所容受有限量
 故就約者耳哉獨不佞有所恃於此役者於其聚府
 君無媿於郭有道是已至銘辭特淺近無乃嫌於過
 易直者乎而是與在墓上者異不可不見其所以於
 此者何必婉而為章書顧必有其人畫不厭大使摸
 讀如座鶴銘然後為快也不然致遠恐泥唯足下思
 諸

報守山大夫戶崎君

承裕不佞乃何人而賤名上達叨蒙貴藩之召初造
 城北之第得縱觀宮殿臺榭之巨麗與林園山池之

曠濶而壯之則固不意矣若夫及至引見問以文辭
 賜燕侑以束帛雖素好學之敦謙德以之而以至貴
 於至賤如此之謂何哉承裕安能勝之即欲重造第
 俯伏臺下陳謝未能而足下先施及之書辭慙慙退
 讓不暇以重不佞之不恭則知無所逃罪耳示以所
 著戰國策考此書也以詐偽相傾則戰國之士習以
 是非相奪則註家我執紛紜交錯如治亂絲彌治彌
 亂加以年代深遠謄寫之誤謾滅之患烏焉為馬則
 為難治者非一日矣而今通而考之使後世學者得
 易讀則木役哉此舉也不佞雖不能全卒業殆既自

失矣。至托以序則雖以君命之重乎承裕不佞非其人。也。以時猶不能如人。而况方今老耄不能置一辭。下中一字乃庸詎堪當斯大任哉。伊東生將善為余辭。焉願勿復取承之。大國命刻本朝詩纂欲徵鄙作補。卷末承裕於此技特為不慣則無所謂狗尾續貂者。乎。然果能有因庇遺賤名於不朽者生當預首死當結草耳。乃不以下體為解不當索數首於故紙中。謹致諸國史館下足下幸為擇焉。外鄙律一篇附之。豈敢充謝云哉。亦唯所不慣足下為不佞藏拙也。

與朝鮮國學士南時韞

承命本朝通信異域蹈海于彼其勞何如恭聞星槎無恙既館鴻臚幸甚幸甚僕一藩羈臣徒欽風猷未由進見猥脩短牘敢陳私情僕先百濟明帝太子餘琳者國滅歸我遂為東方人子孫相繼世稱多多羅氏其族至今猶有為諸侯大夫者有為士庶人者僕雖微在數百年之下念其先所繇出而不能已也。日西嚮望所謂古百濟國者地方未嘗不為悲赫赫之國而一旦滅絕其人播蕩無所歸依遂為異域人因妄謂安得一日生羽翰越渤海一至此地索城郭之址若墳墓之所在於麥隴間為一哭而足矣而終不

可得焉則又徒想像謂三韓為一歷年雖久彼亦數
 世宗國今豈無有一人稱百濟王之裔在朝士大夫
 若衆庶中亦猶我東方者乎蓋有之矣然亦何以得
 知之也於是乎每信使來心期苟得其人一見之言
 庶有以質之者而亦奈何國禁不得濫見異朝人是
 以欲進而已者於焉蓋再矣伏惟足下以博學宏才
 通古今兼三才居周官太史之職上自王族之系譜
 下達於邦國之板籍無不綜覈世家之所分姓氏之
 所言必能以而言之無之則已苟有之者幸為告以
 其所在以使知之是令亡國不遺之民慰首丘不已

之情也受賜弘多惠亦如何其無亦謂即有質以知
 之隔域絕遠既不可見親盡百世又不須通則亦唯
 溺者之笑耳何益之有雖然悲凶喜存人情之所同
 然也寧有有念其祖而不逮於其子孫者哉是僕所
 以既不得進見欲罷又不能而敢犯冒贖之罪以至
 此也僕又既耳順若失此行終已無復耳幸閱察焉
 其室孔通其人孔遠臨書不堪瞻戀恐懼之至伏祈
 高明垂照

與服仲英

向者屢示近作不佞於足下之文雖未能窺其奧旨

然讀之即知其妙麗悅人者別自出一色以風靡一
世也不難於為大名之後哉雖是同盟如不佞輩亦
將藉門牆世美之寵光以賁其丘園耳幸甚幸甚寡
君東觀有賞於郎裕亦與焉不佞居是邦也以未技
一散職之任而獨如無所與者即比公養以畜之而
亦內自省不能無不病者則祿雖代耕猶是為優又
何加焉抑以其從吾黨諸君子之後在門下之日久
而幸不排擯為有所足齒列者乎即豈不曰生三之
義事之如一豈有有獲之彼如是而不有獲於此者
耶則亦自他有耀者已不然不佞於門下何往而有

不庇蔭者乃圖速走鳴之而未能也足下幸為彌縫
是祈

荅常藩越學士

不佞承裕業已聞大邦有善詩君子則豈他人乃私
心竊希之曰安得一把臂以愉快也奚圖大教儼然
不遠千里而臨之且論文如舊相識也裕也驚下無
有一技能為高名君子所取者乃何以得之也蓋三
思而後得諸鄒子輿氏之言曰天下之善士友天下
之善士豈以太邦之多士而友之猶不足乃欲傾天
下之士以友之耶可以觀志也然不佞固無足以當

足下者則無乃誤取之乎獨裕於大邦有心嚮往之
者也嘗一上策不當有司者意登路一絕徒望瀛洲
踟躕以至今則豈無遺憾乎乃今得足下於此寧徒
比諸一敵國而已乃謂即從諸賢學士共登國史之
臺俯窺歷代之羣籍仰談先王之禮樂以得親沐西
山公遺澤亦無以過矣則於裕獨以為愉快而已乎
蓋亦有所大慰者也見示近作不翅所聞也至囑辭
不置豈以不佞為足與言詩者耶殆且失言矣其意
又謂不佞交游又有其人庶幾為示焉以取批評以
報者君子求益之道雖不一而足而如是亦至矣哉

蓋見其篤於道已然裕僻在一小國邸中牽乎家法
束乎門禁不能縱為境外之交周咨多聞以善其道
固也即有一二從游以託無似之身亦不得屢期以
講業則猶之孤陋可知已且乃令不佞有所為示其
亦豈無以高名之所作憚於是非若非乎生之所習
難乎忠告者乎則亦無益也且夫以裕觀乎足下之
詩足自重於一方而不輕下人者耶風調所不敢議
而至逸氣矯矯若穎脫而出則縱令並馳中原無有
與爭先者則雖鹿亦安知不東挺以死也裕安能輕
重足下之詩獨不欲有違命意乎畧致愚見者如此

已然足下幸取信於此以自愛泱泱乎大風表東海者又誰也高篇此留永以為好也近體一首非報也寓景止之意乎爾時熱為斯文自珍也

與大夫羅浮君

執事之來於斯也館未定而儼然辱顧在執事則好士之篤乃至此而在裕不佞何以得諸大夫之賢者如執事者耶獨不佞以緇衣之愛願在是邦朝夕事之而一旦奉違藪隔山河三年于茲者忽得奉顏色以不棄之誼以慰渴心是為愉快已發軔祖餞篇章盈車雖固執事之賢可歌而非身自有之以下率群

僚乃何以得吾邦多操觚之士至如是盛哉留別及道上諸作無不具體不佞安能得贊一辭即重有面命一二有所謬亦唯見以為隱而不告則徒使君子之心隔於無情為於致愛之道而有不盡者乃出於不獲已耳不然完璧全瑜豈謂有可瑕疵者耶此併奉還昭亮

又

房惟之變於所謂數也者雖無復可疑焉而於君子于役之日遠則不可謂非不勝草蟲之憂者唯是執事之不愆期迨此亦既觀止則似勿深怨者矣以今

思之執事一旦如有嫌於鳳音無應者而遂至併其
 器而屏之者不亦至誠前知乎不佞承裕辱從門下
 士之後豈至進之以不近人情之說如莊周之徒所
 為者而不亦有為社稷者乎幸自有節焉而應變
 以慰民望是至願耳謹削牘以擬奉吊昭亮

直上請於無不具請不亦至誠前知乎不佞承裕辱從門下
 士之後豈至進之以不近人情之說如莊周之徒所
 為者而不亦有為社稷者乎幸自有節焉而應變
 以慰民望是至願耳謹削牘以擬奉吊昭亮

石彞謹書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四

